# 對肖戰「227事件」的性別角度反思

CULS5206B Gender Love and Sexuality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張曉靜 1155151649

2020年2月24日13時,微博名為「迪迪出逃記」的用戶在自己的微博賬號下發佈了自己創作的同人文¹《下墜》的最新章節,並且附上了 AO3²和 Lofter³的同步更新鏈接。這篇同人文以當時的著名耽美 CP⁴ "博君一肖" 5為描寫對象,將肖戰設定為「有性別認知障礙的髮廊妹」6,而王一博則是「愛上他的未成年高中生」7。

這則微博本來只是同人文寫手的宣傳方式而已,但是超出所有人預料,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肖戰粉絲的反感。他們利用「未成年」「色情」等理由對《下墜》及其他「博君一肖」同人文進行舉報,最終使得 AO3 網站"被墻"。B 站同性題材內容下架、Lofter 同人文和寫手被封。可以說,這件事完成超出了「博君一肖」同人創作的範疇,成為了整個「同人圈」的「地震」。同時,「用舉報干擾圈內創作自由」的行為引起了其他小眾文化圈層創作者和讀者的恐慌和憤怒。最終,在 2 月 27 日當天,以耽美、動漫、歐美、日韓為代表的小眾文化圈層們聯合起來,對肖戰的商務代言、影視作品、和粉絲群體等進行抵制和反擊。由此,「227事件」徹底爆發,成為了 2020 年最受矚目的娛樂事件之一。

整個事件過程曲折,在此不做過多整述。但是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作

<sup>&</sup>lt;sup>1</sup> 指的是利用原有漫畫、動畫、小說、影視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節或背景設定等元素進行的二次創作。

<sup>&</sup>lt;sup>2</sup> Archive of Our Own 的縮寫,2009 年公測至今,是一個存放原創及二創作品的非營利性開源儲存網站。 截至 2019 年,AO3 作品庫為超過 35,000 個同人圈保存了近 550 萬件作品,被成為「同人社區的基石」。 網址為 https://archiveofourown.org/

<sup>3</sup> 網易公司在 2012 年開發推出的泛興趣社交平台,目前是大陸最大的同人社區之一。

<sup>&</sup>lt;sup>4</sup> 英語單詞 couple 的縮寫,一對配偶的意思。

<sup>&</sup>lt;sup>5</sup> 「博君一笑」的諧音。王一博和肖戰的 CP 組合名。

<sup>&</sup>lt;sup>6</sup> 黃瓜汽水,「肖戰粉絲偷襲 AO3 始末」,北戴河桃罐頭廠電影修士會,

https://mp.weixin.qq.com/s/XnOn5zAvqkZfxyguTuOktw (檢索與 2020 年 11 月 27 日)。

<sup>7</sup> 同上注。

<sup>&</sup>lt;sup>8</sup> 指 AO3 作品庫在中國大陸地區被防火長城屏蔽,用戶無法通過大陸網絡正常訪問該網站。

為同樣因出演「耽改劇」<sup>°</sup>《陳情令》<sup>°</sup>的男主角而爆火的演員,王一博和肖戰同屬於「博君一肖」這個耽美 CP,擁有數量龐大的粉絲群體<sup>°</sup>。為什麼這次的事件發生在肖戰而不是王一博身上?這是否是一種偶然?

筆者認為,雖然作為事件導火索的《下墜》描寫了王一博和肖戰兩個人的愛情故事,但是這次事件的爆發點必然在肖戰身上。最直接的原因在於,肖戰在「博君一肖」CP中承擔的是「受」的角色。從性別角度來看,「受」這個角色是一個複雜模糊的性別身份。雖然同為男性生理性別,「受」在性別氣質、慾望主體等方面和「攻」有較大差異。而這種性別身份的複雜和差異,為我們反思「227事件」及其背後的性別問題提供了一個窗口。

## 「受」性別身份的複雜曖昧

「耽美」一詞最早起源於 20 世紀早期的日本,作為一種浪漫主義而出現。它主張一種極致唯美的官能美和浪漫美,並使欣賞者陶醉於其中。在 20 世紀 60 年代之後,「耽美」一詞逐漸成為 BL(boy's love)漫畫類型統稱,主要用來形容欣賞美少年之間的愛戀並沈溺其中的行為。現在我們所說的「耽美」,主要是指「由女性創作,以女性慾望為導向,並以女性為主要迷群、男性同性戀為內容的文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耽美作品」並不等於「同性戀作品」,「耽美作品」的創作者和消費者大多是異性戀女性群體,其創作初衷和風格不在於記錄同性戀,而在於消費男色。所以筆者認為,「耽美向」作品在本質上仍屬於「女性向」的一個分支。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類似「博君一肖」這種耽美 CP 呢?首先,這是一種與《陳情令》和其原著《魔道祖師》強綁定的 CP,「博君一肖」是虛擬人物藍 忘機和魏無羨在現實生活中的真人構建。他們無法脫離背後的耽美作品而存在。 也正是因此,「博君一肖」才獲得了數量龐大的原著粉絲和影視劇粉絲的支持。

<sup>&</sup>lt;sup>9</sup> 指在大陸影視審查體系下,在耽美原作基礎上刪掉同性戀愛部分但保留其他設定的劇目。「耽改劇」普遍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耽美劇。本文章不區分「耽美劇」和「耽改劇」,都視為「耽美劇」。

<sup>10</sup> 王一博和肖戰主演的影視劇,改編自著名耽美小說《魔道祖師》。

<sup>&</sup>quot; 以微博為例,截止 2020 年 11 月 27 日,王一博粉絲數為 3634 萬,肖戰為 2728 萬。

<sup>&</sup>lt;sup>12</sup> 莊琳珊,「失樂的烏托邦:從'閒情'論壇看耽美女性迷群的性別構建」,(碩士論文,浙江大學,2019年),1。

其次,「博君一肖」的人物關係嚴格遵守原著的「攻受設定」。無論王一博和肖戰在日常生活中是何種人物設定,當他們作為耽美 CP 出現時,王一博的角色為「攻」, 肖戰的角色為「受」,這是不可動搖的預設和規律。

在這個前提下,肖戰的性別身份就開始變得複雜曖昧起來。在《魔道祖師》和《陳情令》中,「攻受」間的權利關係仍然沒有逃脫出「男女」「強弱」的二元結構。作為「攻」的藍忘機(王一博)擁有更多權力,更高冷克制,更像上位者;作為「受」的魏無羨(肖戰)擁有更少權力,更天真爛漫,更像下位者。本質上,這對 CP 角色仍然延續著異性戀的權力秩序。所以,在這個話語體系下,王一博的身份被構建成男性氣質的,與他在現實中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保持一致;而肖戰在這個 CP 中更多承擔了女性氣質,與他在現實中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和社會性別產生了一定的偏差和距離。

朱迪斯·巴特勒曾經表示過:「當我們說,主體是被建構的時候,意思就是指主體是某些受規則所支配的話語的一個結果。」<sup>13</sup>由此觀點來看,當肖戰作為「博君一肖」CP被人提起時,他的性別主體就不可避免地被「攻受」規則構建了。同時,這種構建還包含著他者的審視期待。「博君一肖」是一個既定的權力結構,處在這個結構的中肖戰,被期待承擔自己的角色並進行性別實踐。所以,每次「博君一肖」CP的出現,都是肖戰對已被構建的女性氣質的操演。

於是,在《下墜》這篇同人中,作者乾脆把肖戰對應的角色設定成了一個「性別認知障礙者」,一個「女裝大佬」,除了生理性別為男以外,這個角色幾乎可以等同為女性了。文章中,作者對肖戰的描寫也充滿了男性慾望下的女性符號特徵:「紗簾是半透明的,充其量只能遮羞,王一博依然能看見贊贊"粉色的輪廓,她細瘦的身體、盈盈一握的細腰、肋骨清晰可見的胸口。」由此可見,只要王一博在場,肖戰就承擔著被慾望審視的「女性化」角色。比起作為「攻」的王一博,肖戰的性別要顯得更加複雜和暧昧。

#### 性慾主客體的矛盾

上文我用「男女」「強弱」的二元結構簡單的分析了「攻受」關係。其實這

<sup>13</sup> 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189。

<sup>14 《</sup>下墜》文中,肖戰女扮男裝時使用的名字。

二者最根本性的關係是建立在「性」上的。「攻」是插入者,擁有象徵著權力和 秩序的陽具;「受」是被插入者,是慾望承受者,是陽具模糊者。這是一種單項 的關係。插入者是性的主體,被差入者是性的客體。被插入者就是 "被女性化", 即性的主體地位的失落。 雖然影視劇《陳情令》刪除掉了有色情意味的戲份, 但是原著《魔道祖師》和其番外有大量涉性描寫。同時,對王一博和肖戰的性場 景的想象和描寫同樣也是「博君一肖」同人文的一大特色。由此可見,在這層以 「性」構建的關係中,作為「受」的肖戰成為了性的客體,成為了可慾望、可插 入、可發洩的對象。

對於同人文愛好者來說,這樣的肖戰是他們所喜歡的,他們以他者(the other)的角度,從男男性行為的消費中獲得滿足。同人文就是他們的「精神食糧」。但是對於肖戰粉丝<sup>15</sup>來說,他們消費的對象是作為偶像的肖戰。他們把慾望投注到肖戰身上,將自己客體化,想象自己成為偶像的性慾對象。在他們期待的關係中,肖戰必須是性的主體,是能夠提供「陽具」的「完整者」。

矛盾由此而來。當粉絲看到《下墜》這篇同人文後,他們本能地抗拒,尤其 不能接受其中把肖戰當做「性客體」的描寫。他們舉報的理由也是「創作色情文 學」「利用網絡傳播淫穢物品」。

對色情描寫的反對僅僅是表面現象,這背後其實是一種性別關係的定位矛盾。對於性別一詞,現在普遍被接受的說法是將其分為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生理性別(sex)強調性別的自然構成,受性器官、染色體、荷爾蒙等因素影響;社會性別(gender)強調性別的後天塑造,受社會環境和文化習俗等因素影響。此外,不同學者也對性別提出過不同的假說,在此筆者想引用拉康的一種「心理結構」說,即性別是「他/她在包括兩性在內的主體間關係中、在語言結構中所佔據的位置。」<sup>16</sup>換言之,性別關係可以理解為一種位置關係。這為我們理解同人文愛好者和粉絲間的矛盾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肖戰和粉絲組成的這個性別場域中,粉絲要依靠陽具菲勒斯來定位自己的 位置關係。依據菲勒斯的能指結構,確定位置的方式有兩種,「成為」菲勒斯或 者「擁有」菲勒斯。前者是指「主體間關係中的一方作為另一方慾望的能指,作

16 吳瓊,《雅克拉康——閱讀你的症狀(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762。

<sup>15</sup> 本文粉絲特指只喜歡肖戰的粉絲,不包含喜歡同人文的 CP 粉。

為另一方所慾望的他者,使另一方的主體性在此可以得到闡發或實現。」<sup>17</sup>這是同人文愛好者們的位置關係,面對做為「受」的肖戰,他們是慾望的能指,而肖戰是所指。另一方面,「擁有」菲勒斯是指「某一存在在語言結構中獲得了意指自身的主體性能指,獲得了可以確證自身主體性位置的手段。」<sup>18</sup>這是粉絲們的位置關係,面對作為男性偶像的肖戰。他們要成為肖戰慾望的所指來確定自身的性別關係。換言之,同人文愛好者需要一個慾望承接著,而粉絲需要的是一個慾望發出者。這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當粉絲們看到一個被插入的肖戰時,他們所設定的性別關係混亂了,他們的慾望能指被懸置了,於是這成為了他們不安的心理源頭。

### 厭女症的展露

除了「創作色情內容」外,肖戰粉絲舉報《下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中肖戰是一個幾乎「女化」的角色,甚至是一個從事灰色產業的「站街髮廊女」。 肖戰粉絲對此設定非常不滿,認為這是一種侮辱和醜化。

然而縱觀《下墜》全文,並不存在對肖戰本人的侮辱性描寫和暗示。「站街」的髮廊女只是一種角色設定。對此,「創作自由」這一話題也成為了「227事件」的一個爭論點。肖戰粉絲認為同人作者將肖戰描寫成「站街女」,這是在用「站街女」的職業污名間接抹黑肖戰。而反對者則通過對文章內容的分析,主張「站街女」的設定並無惡意,肖戰在文章中只是用「打飛機」的方式給客人提供服務,並沒有真正的「賣身」。《下墜》一文內容充滿了「人物關懷和同理心」。

這個話題的爭論在本來就不理智的「227事件」中並沒有得到答案。相反的,在這場對於「女化」「站街女」的質疑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首先,「女化」作為一個「侮辱男藝人」的論點,已經預先設定了一個「男性高等,女性低等」的前提。肖戰作為一個男性被「女化」是一種降級行為。其次,為什麼反對者要多次強調肖戰的「性清白」?在《下墜》的第三章中,肖戰的清白被明確的表示了:「但贊贊只用手,前次有個客人強要她用嘴,她差點給人家咬下來。」<sup>19</sup>沒有

<sup>17</sup> 同上注,772。

<sup>18</sup> 同上注。

<sup>19</sup> MaiLeDiDiDi, 「下墜」, Archive of Our Own,

真正被插入過的岗戰就是清白的,是可被原諒的,是非侮辱性的。由此來看,沒有被除主角以外的人插入過,成為了決定岗戰「清白無罪」的的重要因素。這無疑仍是把處在「受」位置的肖戰看成一種性資源,並且用性資源的純潔和完整來對肖戰做出道德評價。而相應的評判邏輯不會出現在作為「攻」的王一博身上,因為他在這個二元性別結構中是男性的角色,是插入方。他不存在清白的問題,性行為對於他來說是一種性資源的佔有,是權力的象徵。

由此可見,無論是粉絲還是反對者,他們都有意無意地顯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厭女症」。「厭女症」是女性主義的重要理論之一,其內容是解釋社會對女性的貶低、偏見和從屬化,具體表現在「男性對女性的厭惡」和女性的「自我厭惡」。日本籍的性別研究學者上野千鶴子曾表達過:「在性別二元制的性別秩序里,深植於核心位置的,便是厭女症。」<sup>20</sup>上文筆者曾提過,「博君一肖」這個 CP 仍然沒有打破父權制的二元性別結構。「攻」和」受」在性別關係上仍然是不平等的。在這個基礎上,「227事件」中展露出了多次女性貶抑、父權中心和對女性的性資源化的傾向,厭女癥結可見一斑。

借此我們可以繼續追問一個問題: 耽美作品中是否存在進步的女權色彩?答案是肯定的。耽美作品不等於女權主義作品,但是其中的進步女權色彩應當被看到。在此以「攻受互換」類型的耽美文章為例。「攻受互換」是一種互相插入的性別關係,二人無固定的關於性的主客體關係,他們互相給予慾望,互相獲得愉悅。與「博君一肖」相比,他們不存在固定的男性氣質擁有者和權力掌控者,是一種使得性別變得不穩定的性別實踐。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不失為是一種對父權制二元性別結構的鬆動和挑戰。遺憾地是,在「227」事件中,在「博君一肖」這個耽美 CP中,我們更多看到的還是傳統父權制性別結構及其產生的厭女症。當然,耽美作品分支類目繁多,我們不能僅以一個例證就斷言整個類型的性別內涵。我們必須明確,性別是一種複雜的涉及社會和心理層面的存在,耽美作品更是複雜的性別實踐場所。性別研究要從具體語境出發,思之辯之,方可更好理解我們所處的充滿性別構建的社會。

-

# 参考文献:

- 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
- 吳瓊。《雅克拉康——閱讀你的症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 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 湯小凡,《跨越性別的父權偷換——論耽美小說之「小受」形象》,碩士論文, 杭州師範大學,2012。
- 莊琳珊,《失樂的烏托邦:從「閒情」論壇看耽美女性迷群的性別構建》,碩士 論文,浙江大學,2019。
- 黃瓜汽水。《肖戰粉絲偷襲 AO3 始末》,北戴河桃罐頭廠電影修士會, https://mp.weixin.qq.com/s/XnOn5zAvqkZfxyguTuOktw (檢索與 2020 年 11 月 27 日)。
- MaiLeDiDiDi, 《下墜》, Archive of Our Own, 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22478632/chapters/53826652#workskin(檢索與 2020 年 11 月 27 日)。